

人間小品

集 乙

人間並叢書

人 間 小 品  
乙 集

人 間 世 叢 書

No. 371

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 
二 十 四 年

# 人 間 小 品 乙 集

26, 10, 14 S 12

每 冊 六 角

編 者 人 間 世 社

發 行 人 余 漢 生

發 行 所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

印 刷 者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

版 權 所 有  
翻 印 必 究

## 本書編例

本書所選材料完全由本公司所出版之  
人間世半月刊第十三期至廿四期內抽  
出次序亦以筆劃多寡爲先後特此聲明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河·····       | 甘永柏····· | 一  |
| 詩的隱與顯·····   | 光潛·····  | 九  |
| 遊牛首山記·····   | 如愚·····  | 二六 |
| 吾民其爲毛人乎····· | 老向·····  | 三二 |
| 小病·····      | 老舍·····  | 三七 |
| 論詩·····      | 江寄萍····· | 四二 |
| 論大衆語·····    | 何容·····  | 四九 |
| 打古·····      | 貝叶·····  | 五七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鷄脚子·····       | 克士·····  | 六五  |
| 北平·····        | 宋春舫····· | 七一  |
| 袁中郎與政治·····    | 阿英·····  | 七七  |
| 廠甸·····        | 豈明·····  | 九二  |
| 羅素離婚·····      | 語堂·····  | 九九  |
| 著作家的旅行·····    | 洵美·····  | 一〇八 |
| 臨平登山記·····     | 郁達夫····· | 一一八 |
| 秋荔亭記·····      | 平伯·····  | 一二八 |
| 葉天寥年譜·····     | 胡適·····  | 一三二 |
| 關於小品文·····     | 風子·····  | 一三九 |
| 我的書報安置法附跋····· | 姚穎·····  | 一四二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蒼蠅之滅亡·····   | 徐懋庸····· | 一五〇 |
| 談麻將·····     | 海 戈····· | 一五五 |
| 善忘者的幸福·····  | 馬國亮····· | 一五九 |
| 葉德輝與康有爲····· | 陳子展····· | 一六七 |
| 巴黎的舊書攤·····  | 陸侃如····· | 一七三 |
| 烏老鴉·····     | 傅東華····· | 一八〇 |
| 窗外的春光·····   | 黃隱隱····· | 一八八 |
| 吃藥·····      | 葉永蓁····· | 一九五 |
| 杭居瑣記·····    | 葉秋原····· | 一九八 |
| 馬來人·····     | 斐 兒····· | 二〇五 |
| 談明星·····     | 楊天問····· | 二一五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西溪·····          | 趙景深····· | 一二五 |
| 折花錄·····         | 劉大杰····· | 一三一 |
| 關於公安小品文之一席話····· | 劉 燮····· | 一三六 |
| 小青考證補錄·····      | 潘光旦····· | 二四三 |
| 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·····   | 蔡元培····· | 二六八 |
| 太平天國文學之鱗爪·····   | 簡又文····· | 二七二 |
| 疤·····           | 豐子愷····· | 二七九 |

## 河

甘永柏

人是怎樣選擇了他們的「知己」，我不知道。我愛河，髣髴有着一種宿命的姻緣。幼年生活的一段，我願說河是曾經給予了我以可感泣的教育；往後就學的時間，河，也常常成爲我親密的伴侶。近兩年來的都市生活，雖然將我們隔絕了；然而我是懷念着牠的，像懷念着我的慈母一樣。

在山鄉裏，浩浩的長河打從那兒經過了，也只留着一個憂鬱的姿態。一條溫靜的水源從上游山峽縫裏流來了，又冉冉的向那不知名的地方流去。無盡長的山脈將它扭曲，鄉下的孩子，能不幻想它的茫茫的前路呢？

早晚都有霧，有時，從白霧濛濛裏，一隻小艇破浪而下了，就禁止不住孩子們的歡呼。

逢着晚望河景的時候，姊姊歡喜對我說的話是：

『往年爸爸在的時候，媽常要我在這兒，等爸爸的船來。』

高大的灰柳，已然是簌簌地抖着了。而遠方又吹起了嗚嗚的號角。

『姊姊，我們還能等爸爸回來嗎？』

抬起了小臉兒，掐着姊姊的手。

『不啊，爸爸哪兒會回來？』

低低地，告訴了我「死」即是「絕望」——也是孩子的姊姊，哪兒知道一個真的失望打擊在孩子心上的重量呢？

爸爸死得很早。我是從開始能辨審事物以來，就不知道爸爸的聲音與

容貌的。姊姊與哥哥常常對我說着爸爸是如何樣的好人，就希望着：

——有着爸爸在這兒是多麼好啊！

她們告訴我爸爸是死了。她們有時也會逗着我玩：

『爸爸是會回來的。』

便是那麼一直存了希望：爸爸終究會回來。但現在姊姊卻又對我說：

『爸爸是不會回來的，爸爸死了。』

偏着腦袋兒，怎麼：

『死了就不能夠回來嗎？』疑惑的問。

姊姊卻掉淚了。

從河空撲來的烏鴉，棲留在樹上，使人心惻的鳴叫着……

我回憶起那些情境，是常常會同時想起方苞的一篇文章，描寫着扶老

母登城樓晚望，望諸子不歸的情境的。文章的辭句雖不能記憶了，而那種黯淡的氛圍，却常留在我的心裏；正如母親的眼淚，當我們臨河晚望時，偷墜在我的髮上，使我永遠不能忘記一樣。

溫柔的河流，給予了我以倫理的教育，使我認識慈愛的偉大。溫柔的河流，也用牠紋靜的細波，輕輕淹平過我的創傷。在朗弗洛翁(H. W. Longfellow)的 *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* 中，那被「友情」與「愛情」的鬭爭擾亂得可憐的 Alden 我們的詩人是將他放在廣漠的平原上，在大海之前，讓海上的和風平靜他的情緒。因為只有悠悠的水流是幽柔的，牠給人以最大的寬容，最高的同情的感覺。『如果我是有着一個生平厭恨的仇人，』一個捷克的作家寫着，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臨近一條幽遠的大湖的時候，『在這兒我也會饒恕他了。』殘廢的病人，遊蕩的浪子，以至最惡

的罪人，當他們對著溫柔無邊的水流的時候，也不能不滴下最虔敬的感謝的眼淚。我們不是常在文人藝術家們所告訴給我們的經驗中，常常接觸到麼？

我沒有見過海的偉大，也沒有經驗過革命的情熱。而在一個肅穆的夜裏，在漢江上，歷史的憧憬與自然的偉大，却使我深深感到了一種悲壯的情緒。廣漠的大江掀起了萬丈的波濤，而三鎮的市民則被焚燒在夜的紫光裏。一面是生，憤怒的，奔騰的，偉大的自然的生呵！一面也是生，喧囂的，享樂的，活躍的人慾的生呵！是在這霎時間，幻象似的霎時間，河，給我看了不同的面目。

我在秦望山上住過一個春天，在三層的高樓上，推開窗來，天天望到的是那軟綿綿的錢塘江，這條河，秀麗蓋過了牠的雄偉；溫柔蓋過了牠的

放恣，使我以為，河是屬於最女性的，因而是最溫柔的自然生物了。

在給一個小朋友的通信中，我保留了對於這條河的最美麗的記憶。住在那兒很寂寞，我幾乎是沒有一個朋友，然而把日子打發得卻極其自然。是這個小朋友遠遠來信的鼓勵，我有了早起的習慣。能夠告訴我一點兒江上的「晨景」嗎？當她來信這樣的問着，我沒有使她失望，更歡欣的是自己又發現了河的晨裝。

曠野的晨朝有清風，林間的醒覺有禽鳴；而河上的晨間的生命，却是朝日——轟轟烈烈的朝日！太陽從遠處水的平面昇起來，塗紅了半邊天空。如果你站在高處看，那種紅，像是從水的底蘊燃燒起來的烈焰！慢慢地，紅的火體漸漸升高，而在水中的倒影也漸漸昇長，這時候，已不是一爐紅火，而是一座金光燦爛的寶塔了。漸漸的更升高，火的舌頭變成了銳

利的刀尖，而金塔也變成了光芒四射的一柄寶劍了。

早上的潮來，拍着岸，又軟軟的退了轉去，而你的身子也輕浮得像要隨着退了轉去。那從上游划下的竹筏，於是遂乘着浪頭，再浮上了牠的路程。吹着悠悠的調子，在竹筏上，在遠岸飄來的小舟上，舟子們披了朝日的金甲，像些神話中的人物。你不禁要想，在這時候，誰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物呢？

那些可記念的日子裏，對於「生」，使我有了一個平淡的幻想。一點兒閒適和一點兒自由的意念，不是儘夠一個人可以滿足的麼？在我的閒步中，也常常帶了一本金庫(The Golden Treasury)和預備了筆和紙。不消說，我不曾唸過一行書，紙和筆更是成了廢料；是的，一個人還能在「滿足」以外去更多的尋求一點什麼不必要的事呢？

河也有沈鬱的時候，當雨前或黃昏的陰雲壓了下來，那種氛圍可以使你窒息，狂風狂雨的夜裏，河流的鼓噪，正不亞於惱亂的人間。但是你可以耐着，等着，在短時間的未來里，你該擦淨了你的眼睛，去看牠的嫵媚的新裝了。對岸的青山，格外的妖媚，披了弱而無力的陽光，脆薄的，使你的心起着微微的悸動。山際與水涯，處處是明淨的筆觸。如果你還從岸邊的柳樹發現了新芽，你該不再疑問，良心也是可以用淚來洗沐的了。

河有着柔和的調子，當淡淡的煙霧浮起的時候；而牠的明淨的情緒，卻在煙霧的舒解，給你感情的超脫，給你「浮生若夢」的幻覺，牠會使你成爲一個最智慧的哲人。雖然也會使你悽傷了，在五月的夜裏，當牠浮上悽傷的歌吹的時候。那時，你可以靜靜地撫着你的心口，也許應和，也許冥想着一個未來。

（一九三四，五月一日。）

## 詩的隱與顯

光 潛

（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）

從前中國談詩的人往往歡喜拈出一兩個字來出發點，比如嚴滄浪所說的「興趣」，王漁洋所說的「神韻」，以及近來王靜安說的「境界」，都是顯著的例。這種辦法確實有許多方便，不過牠的毛病在籠統。我以為詩的要素有三種；就骨子裏說，牠要表現一種情趣；就表面說，牠有意象，有聲音。我們可以說，詩以情趣為主，情趣見於聲音，寓於意象。這三個要素本來息息相關，拆不開來的；但是爲正名析理的方便，我們不妨把牠